# 阿琴与张姐

退伍之后的第一个工作是在一间饭店服务，我是负责房务的副主管，工作就是每天检查女服务员的清洁工作是否做的彻底干净，这一份工作我做的不久，大约也只有半年的时间，但是也结识了生命旅程中的几位好朋友。

阿琴就是其中一位，初见阿琴的时候只是认为她和其它的客房服务员一样，大概四十出头，几次的接触才知道她只比我大一岁。尤其晚班的时候其它的人都已经下班了，阿琴却还接下了晚班的清洁工作，一直工作到晚上九点才下班。

每一次上班的时候看到阿琴，总是脸上挂了倦容，一开始的时候与阿琴不熟也不方便问她，只是无意间给她一点协助。经常在她所清扫的楼层多停留一下，给阿琴一些帮忙，渐渐的也比较熟捻了起来。见面时有一句没一句的闲聊，总是胜过闷不吭声的帮忙来的好。

渐渐的由其它的同事嘴里知道阿琴的婚姻生活似乎不太如意，这方面的私事我也不方便询问，只是放在心里。

有一天上班中我突然想起来好久没有休假了，就去看了一下班表，原来明天就是我的轮休，无意间也瞄到阿琴也是明天轮休，刚好阿琴也在场我就随口问了阿琴一句，明天一起去跳舞怎么样？阿琴笑着回答说她不会跳舞。我说：「没关系，我教你，很容易的」

阿琴还没有回答，旁边的张大姐就已经插嘴了：「明天我也休假，一起去跳舞。」阿琴考虑了一下就答应了。

第二天的中午，我们三个人就约在一家舞场的门口见面，阿琴还是那一副愁容不展的模样，倒是张大姐穿着一身黑色的紧身洋装让人眼睛一亮，看不出张大姐快五十岁的年纪，身材还是如此的诱人。

三个人走进舞场，一阵喧闹的音乐声袭来，昏暗的舞场让刚进入的我们一时找不到方向，驻足了一会儿眼睛逐渐习惯了之后，我们才一起去找个位置坐下。

张大姐好像是常来，坐下没一下就有人过来打招呼邀她一起跳舞。阿琴真的不会跳舞，我只有耐心的慢慢教她跳舞，免得她坐冷板凳，我和阿琴就这样跳一首曲子休息一首曲子的慢慢耗着，有时看到张大姐与舞伴翩然由我们面前舞过，曼妙的舞姿总是让我们两个人满心的羡慕着。

又是一首慢舞的音乐声响起，我正放下手中的冰茶，忽然见到张大姐走过来说：「铁树，这一首我与你跳」话一说完，就拉着我进入舞池。

我很习惯的把手向里一搂，张大姐就很自动的靠了上来，软绵绵的乳房就靠在我的胸膛，登时我才想起我是在和同事跳舞，刚想把张大姐推开一点，却听到张大姐说：「看不出来你也是老手嘛。」张大姐这么一说，我反而不好意思把她推开。我把双手移到张大姐的屁股上，张大姐也很自动的把双手环绕在我的脖子上，然后下身则贴上我的下身，张大姐好像是故意的一般，每一次的移动步伐都故意的碰上我的小弟，我的小弟很不争气的马上就有了反应。

张大姐这么明显的暗示，我怎么会不懂？当下我轻吻着张大姐的额头，然后鼻子、嘴唇，刚一接触张大姐的嘴唇，就有一只灵活小巧的舌头深入我的嘴里，我和张大姐就这么的吻着直到音乐结束，当然我的双手也游遍了张大姐的背后。

回到座位上发现阿琴不在，过了一下才由一位男子送回座位，这位男子想坐在阿琴的旁边，却被阿琴以座位有人婉拒了。当这一位男子离开之后，阿琴说她想先回去，我和张大姐想再多跳一下舞，就让阿琴先回去了。阿琴走了之后，张大姐要我拿起饮料朝一个角落走去，那里有着三位妇人，张大姐坐定了以后，向我介绍这是她的三位好姐妹。

不时有人来邀张大姐去跳舞，有时我做板凳有时我和张大姐的姐妹跳上一首曲子，很快的午场时间到了，我正打算离去张大姐却叫住了我，说是要请我吃晚饭，反正我晚上也是闲着就一口答应了。

和张大姐走出舞场，她的姐妹走在前面身边也都有一位男子陪着，我随着她们一起走，走着走着却转入了隔壁大楼进了电梯，等由电梯里出来才发现是进了一家宾馆，随着内将的带路一对一对的都进入了各自的房间。

一进房间张大姐就主动的脱下衣服，一边问我是要一起洗澡还是单独洗澡，我随口说：「你先洗好了。」

张大姐也很干脆，自己就进入了浴室洗澡，出来的时候身上只包着一条大浴巾钻入床单中，然后催促着我去洗澡。我刚从浴室中出来，张大姐就拉开床单要我上床，接着握着我的小弟撸了几下。小弟才刚站立起来，张大姐就迫不及待的要我插入。就好像热刀进入奶油一样的轻松就进入了张大姐的体内，我心里想：张大姐刚才会不会是先手淫了一趟，要不然怎么会有这么多的水？

我不是第一次和女人上床，但是却是第一次这么快和女人上床，我一下一下干着张大姐，看着这一张昨天还是同事间礼貌客气的脸孔，现在却在我的身下低声的呻吟着，捏着张大姐那已经有一点松弛的乳房，一口气的吸吮了起来，黑黑大大的奶头比不上年轻女孩乳头的小巧红嫩可爱，身上的肌肤摸起来也是软绵绵的比不上少女肌肤的弹手，不过身下的小穴道是滑腻紧凑，抽插起来快感十足。

差不多干了三十分钟，张大姐也来了两次高潮，情欲上也没有那么急迫了，于是我放慢速度一边插着张大姐，一边跟她聊着天。小穴都已经被我插着，当然很多比较私密的话就可以讲开了。

从张大姐口中我才知道，她这几个姐妹都是在舞场认识的，跳久了见面次数一多，就自然的成为好朋友，大家经常交换舞技、聚餐。刚开始的时候，大家都只是偶尔私底在跳完舞之后找一个男伴玩乐，后来越来越熟识，就不再避讳的大家在同一各地方玩乐。说到这里张大姐拍拍我的屁股说：「

话才刚说完，床头柜上的电话就响起来了，张大姐的姐妹淘打电话过来，张大姐挂上电话之后说：「铁树，如果你想出来就快一点，其它的人已经准备好要走了。」

我才发现我们已经聊了半个小时，我只好说：「今天我不出来了，我们先去盥洗一下。」

下楼以后，只见刚才鱼贯进入宾馆的几人在路旁等着我们俩，说好了目的地之后，我和张大姐坐上我的机车，直奔餐厅而去。

第二天上班，经过一个上午的忙乱之后，在中午用餐时间我特地去买了三个菜肴丰盛的饭盒请张大姐与阿琴一起吃，阿琴还是一样的脸带忧郁，只是在张大姐和我的逗弄之下，勉强的笑着。吃完饭后我又帮忙阿琴整理房间，很快的把楼层的房间整理完毕。我在阿琴还没向我说谢谢之前，我又下楼到张大姐负责的楼层帮忙，整理完毕看一看手表才两点。

看到张大姐的时候，她正弯着腰在捡拾地上的东西，我从后面摸上了她的臀部，张大姐一看是我，就笑着问我想干什么？

我说：「想你啊！」张大姐也顺着我的话说：「哪里想啊？」两个人相视一笑，我顺势搂着张大姐的腰身，正当我猴急的想把手深入张大姐的裙子内，却被张大姐轻轻的推开。

张大姐说：「等我事情做完再来，过一个小时再来。」一个小时后我准时来见张大姐，张大姐正坐在柜台里整理杂务，我见四下无人，一身手就搂住张大姐的腰身，张大姐说：「别在这里。」伸手指了指旁边的杂物间。

进了杂物间，张大姐主动的挤向我的身上说：「快一点，不能太久的。」两个人很有默契的自己动手解除衣物，我脱下裤子而张大姐则是拉高裙子只脱下内裤露出雪白的屁股，我走上前将小弟对准张大姐的桃源洞摩了几下，就缓缓刺了进去。

张大姐的身上肌肤比不上年轻女孩，但是她的小洞却比我接触过的年轻女孩有过之而无不及，紧凑而滑腻，在干她的时候一直保持那种像蜜似油的滑腻感，而不仅仅是湿润而已。

赶时间的做爱就是次次见底，棍棍到肉的狠干，没几下我就有点忍不住了，看看张大姐的表情似乎意犹未尽，我只好先忍一下稍微停顿一下，让已经逐渐麻痒的精门休息一下，再继续动作。终于感到张大姐的高潮要来了，我趁着张大姐的阴道一阵紧缩中，射出我的精液在张大姐的阴道中。接下来的几天，我和张大姐几乎是每天作一次。

说起来也真巧，下一次休假我和张大姐与阿琴又是同一天休假，我随口问了阿琴一声要不要跟我们去跳舞，没想到阿琴一口就答应了，我本来以为阿琴经过了前一次的经验，这一次不会跟我们去跳舞的。

第二天在舞场中，我、阿琴与张大姐选了一个角落的位置坐下。今天的情况有一点不一样，张大姐从进场开始就不断的有人来请她跳舞，有时候隔了好几首音乐之后才回到座位。我和阿琴也就有一首没一首的跳着舞。

终于张大姐回来了，只是张大姐一坐下没多久就跟我说：「铁树，不好意思，刚才碰到一位好朋友，等一下我先跟他离开，今天不陪你了。」

我点了点头表示了解，只向张大姐说：「等我亲过你，你就可以先走了。」

刚好这时慢舞的音乐响起，随着灯光的逐渐转暗，我拉过张大姐亲吻了起来，一边吻着一边把手伸向张大姐的裙子内，张大姐这一次居然伸手阻止了我的深入，不过我不顾她的反对硬是把手向里面伸，这一摸倒是摸出玄机出来了，张大姐没穿内裤而且花瓣潮湿滑润，我抽出手在鼻尖闻了一下，没有精液的味道。

我在张大姐的耳边说：「刚才你做过喔，我也要插几下才放你走。」

张大姐说：「不行啦！阿琴在旁边。」

我说：「不会啦！那么黑她看不见的。」中午舞场本来人就不多，角落更是隐密的死角，我不顾张大姐的反对，拉起张大姐来到座位后方更里面一点的角落，抬起了张大姐的左脚采立姿就干了起来，张大姐见抗议无效只能退而求其次，要我别射在里面。

一边干着张大姐，我一边问她刚才和谁作过。张大姐说：「就是那一个很久没见的好朋友嘛！」「他刚才也是像你这样一直缠着我，我抵挡不住，才让他插几下。」「他比你好，叫我张姐不像你，叫我张大姐都把我叫老了。」

我连忙说：「以后我都叫你亲爱的张姐好嘛！」又顶了几十下，音乐已近尾声，我才放下张姐的脚拉下裙子，又亲了张姐几口，灯光亮了才领张姐回到座位上。

张姐跟阿琴说她有事情要先走一歨，我问阿琴要不要一起回去？阿琴居然说要我再陪她跳几首舞。我无奈之下只好留下来陪阿琴。张姐走了以后，阿琴做到我的身旁问我刚才和张姐在做什么？我说：「去跳舞啰。」阿琴笑了笑摇摇头却不再说些什么。刚好这时一首慢舞音乐声响起，阿琴反常的拉着我的手要下场跳舞，我只好跟着阿琴下场了。

一开始似乎就有一点不对劲，阿琴好像站的离我太近了一点，等到灯光渐暗阿琴低着头几乎碰到了我的胸膛，我终于忍不住的试探了一下，两手向内一带阿琴果然就如斯响应的靠到我的胸前，两个人很自然的变成了拥抱的姿势，洗发精的香味由阿琴的发髻传入我的鼻中，我不禁低头轻咬阿琴的耳朵，阿琴闪了一下没有避开就任由我轻薄，当我亲吻她的脸颊时，阿琴稍微一转头两个人就亲吻了起来。

一阵热吻结束，阿琴在我的耳边说：「我知道你刚才和张姐在作那种事对不对？」我默然没有回答，阿琴也没有继续说话，只是抱着我任由我的双手在她的背面游走。过了一下阿琴又才说了一句话：「我伍点半要回家。」我知道她的意思，双手也把她抱的更紧。

灯光一亮我就带着阿琴走出舞场进了电梯，只是没有下楼反而是上楼，楼上有一家宾馆。一进了房间两个人就迫不及待的接吻了起来，互相帮忙对方脱下身上碍事的衣物，一躺上床阿琴就急着引导我的小弟直捣她的桃源洞，两个人由进门开始就一句话都没说过，完全是由下半身代言，这种沉默最后终于在阿琴的一声象征高潮来临的「啊！」之后被打破了。

过了几分钟，阿琴回过了神来，我一边干着阿琴一边和她聊天，阿琴的心防在刚才的那一次高潮之后已经完全打开，平日那一副眉头紧促疲倦不堪的神色不见了，反而是像一般的女人一样喋喋不休的讲着一些琐事，由先生讲到小孩，由小孩讲到工作上的繁重，我讲话的机会很少，大部分只是说：「你辛苦了」或者是「你好坚强，换了别人觉对受不了」等等，然后亲一亲她的脸颊，下体再用力的顶几下，阿琴则会暂时住口，待这几下强烈快感的余韵消退之后，又开始谈其它的话题。

我发现阿琴真的满可怜的，整天的忙碌却没有一个人可以让她倾吐心中的苦处，先生的不争气，孩子的吵闹，生活的重担全都压在这一个小女人身上，难怪她会眉头深锁的不快乐。

当她初结婚时，婚礼办的还算是满风光的，她的先生开了一家小铁工厂生意不错，她则负责打理一切的杂物以及师傅工人的伙食，日子过的忙碌又充实，没想到她的先生在几杯黄汤下肚的酒后帮人作保，偏偏她先生替他作保的这一个人又卷款潜逃，这一下子惨了，多年经营的小铁工厂就这样的卖掉还债。

本来以为她先生还有一技之长，营生糊口应该没问题，没想到她先生老板作惯了居然弯不下腰由工人重新做起。恍荡了一年又拿出仅存的资本与人开餐厅，几个合伙人对于餐厅都是外行，没多久餐厅也就因为经营不善又歇业了。从此之后，她的先生就再也不提工作的事情，整日带着几瓶米酒，四处找酒友喝酒聊天，置一家生计于不顾。阿琴自己只好出来工作。

或许刚才就是一时所积压的怨气一时爆发，才会这么快的和我上床。而我所能够做到的也只是当一个忠实的听众。当我告诉阿琴已经伍点钟的时候，阿琴似乎还不愿意结束身体与精神上的快乐时刻，直到我拍着她的屁股，阿琴才起身到浴室去盥洗一番。

【完】